

易巩

原名梁植涛

广东南海市人

一九一五年出生



主要著作有：

《伙伴们》

广东省作家协会编
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

易巩作品选萃

《岭南文学百家》丛书

《岭南文学百家》丛书

广东省作家协会 编
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易 巩 作 品 选 萃

易 巩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文 汇 电 脑 印 务 公 司 照 排

广 东 水 电 学 校 印 刷 厂 印 刷

787×940 毫米 32 开本 7.625 印张 2 插页 11 万字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1812—6

I. 1584 定价:7.00 元

出版说明

一、《岭南文学百家》是一套大型的文学丛书，计划出书一百集，集岭南文学百家之精华。从一九九二年开始，逐年出版，八年内出齐。

二、丛书收选对象为广东省当代作家的作品。每个作家编选一集。入集作品原则上由作家自选。作品创作时间不限，体裁不限（因篇幅所限，长篇小说、剧本、长篇叙事诗不收选）。每集约十万字。

三、每集刊登作家照片，附作家简介及主要著作目录。

四、丛书由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编辑，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资助，花城出版社出版。

花 城 出 版 社

《岭南文学百家》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十月

总 序

陈国凯

看我南粤，人杰地灵；岭南文学，源远流长。上溯中原文化传统，沃土根深；外得世界文明先声，锐意变革。历朝历代，岭南之文豪大家，文采风流，以其身体力行，光耀我中华文化，弘扬我民族精神。其显赫功勋已彪炳史册。岭南文士，多有侠骨柔情；岭南文学，素以先声夺人，其势如浩荡珠江，层波叠迭，其雄如滔滔南海，浪涌天高。

文章大业，血汗浇成，名篇佳制，代代相传。当今时世，万象更新。岭南山水，分外多情。广东老中青作家披晨风晚露，沐夏雨秋阳，挥热汗成花雨，扬雅韵于三江。一片真诚铸造文明大业。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为总结成果，振奋军威，展示阵容，

造福社会，特斥资编选《岭南文学百家》丛书，收当代广东文坛百家俊彦之佳作，成书百卷，逐年出版，以观当世，启来者。

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秋于广州

自序

我开始文学生活虽较早,但所走的道路坎坷,很大部分的时间给消磨掉。大半生主要的是做编辑工作,专业创作机会甚少,因此作品数量不多。现在收入集子里的是两个中篇小说和其他一些短篇小说。故事中的主人公,大都是我所熟悉和喜爱的。这些作品发表或出版后,曾受读者欢迎和关切。

中篇小说《杉寮村》,表现在抗日战争期间,潮汕半沦陷区的人民,如何受日寇的蹂躏和受地方权势榨取的艰苦生活。作品通过塑造张二婆和媳妇黄青叶二人的形象,显示客家妇女求生的抗争精神,并反映了当时半沦陷区复杂的社会形态。作品于一九四二年在王鲁彦主编的《文艺杂志》连载,翌年,桂林大地图书公司印行两版,一九八八年收入重庆出版社编印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三编小说第三

集》。

短篇《黄教头》，发表于一九四三年的《文艺杂志》。描写抗日战争初期一个青年拳师在参加抗日部队后的成长过程。

短篇《珠江河上》，发表于一九四六年的《文艺生活》。作品从一个侧面描绘了珠江动荡的旧貌：故事通过一位撑艇渡江的蛋家妇，展现了当时珠江河上的蛋家饥民与国民党反动当局斗争的情景。

中篇《在风雪到来之前》，描写在全国解放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一支广东工人组成的基建施工队，奉命到内蒙古支援某工厂的安装工程。故事通过主人公林发的创造性劳动，终于战胜保守思想的障碍，使一项重要施工任务提前在风雪到来之前胜利完成。它塑造了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本文初刊于一九五五年《作品月刊》，同年《人民文学》转载，翌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先后出版。

短篇《“奈何桥”上》，写于一九六二年台湾当局声称要反攻大陆时。作品表现翻身农民反特的机智与勇敢。这篇作品在当年的《羊城晚报》发表后，在广州广播电台多次播讲。

短篇《偶然见到的事》，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作品》五、六期合刊。小说通过一个善良的小学生被人诬为惯偷，受到非法审问拷打的故事，讽刺某些人自以为是，目无法纪的主观主义作风。但小说发表后，曾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品》于一九八〇年五月号重登这篇小说，编者并在按语中为它平反。

短篇《一首诗的诞生》，发表于一九四五年底《柳州时报》副刊上。一九四六年初又再发表于广州《文艺生活》上。小说根据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及一些史料写成。故事描写白居易在风雪中访贫问苦，对劳动人民寄予深厚的同情，回到自己温暖的别庄时，感到自己优厚的生活同劳动人民之间的差距很大，最后，在“自问是何人”的内疚中把一首诗写成。我写这篇作品，是因为受到此诗的启发。白居易因受时代限制，他只能仍然站在贵族的立场上，抱着一般人道主义精神去涉猎生活。我们作为现代的人民作家，前途很广阔，可以深入到人民的实际斗争生活中去，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以上七篇小说，都是多年前的旧作。如果读者阅后能增加对过去的艰难岁月的认识，知道

今天祖国繁荣昌盛的大好形势确实来之不易
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是为序。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目 录

自序	1
----------	---

杉寮村	1
-----------	---

黄教头	96
-----------	----

珠江河上	118
------------	-----

一首诗的诞生	129
--------------	-----

在风雪到来之前	139
---------------	-----

“奈何桥”上	206
--------------	-----

偶然见到的事	219
--------------	-----

附录

易巩简介	231
------------	-----

易巩主要著作目录	234
----------------	-----

杉 寮 村

前 景

西方，风淳县释迦峯的一千三百多米的主峰巍峨地雄立着，显着嶙峋的、峥嵘的面目，如像一个皱眉地苦思着什么的老人。无数错杂的、含有浓厚横蛮意味的山脉从那龙钟老人的尖削的肩膊上急峻地流泻下来，带着怒号的、浩荡的声势向东南冲去。渐渐地，缓缓地，山脉的浪涛平静了，无力地起伏着，倦怠地爬行着，迤邐地流布着，最后无声无息地沉入韩江西岸的平原里。

那广大富饶的平原，协随着从北方蜿蜒地流淌下来的韩江的雍容步伐和热情歌唱，以柔和的姿态向南铺展、伸延。在平原的广阔胸膛上，泡沫似的浮凸起海阳、彩堂、巷埠、汕头等无

数繁盛的城市和乡镇，蠕动着五百万勤劳优秀的人民。

最后，平原尽头了——它变成蔚蓝峭拔的南海西岸。

就在这些绵密纵横的山脉里，隐藏着无数细小的村庄，生活着异常刻苦的客家人。虽然风淳县在行政上属于潮州的区域，甚至这里的客家男人多少被潮州人那种经商的狂热与勇敢所传染，因而厌倦那种婆婆妈妈的耕作，喜欢经营小本生意，甚至激起和潮州人同样的热望和冒险心，带着坚决的意志和美丽的憧憬，离乡别井地去海外谋生；但这两伙移民长期以来仍然各自守护着自己的潮州话或客家话；不管在地理上怎么接近，他们世代沿袭自己的风俗习惯，甚至于坚持对厨房和厕所的不同布局和建筑方法；特别是客家的妇女们，她们一贯继承着“客家婆”的勤劳、倔强、朴素的优良传统，以及能够独立独行的男子气概。

这里的客家人之所以这么局促地生活在贫瘠的荒山里的缘故，据说他们和广东的北江、东江的客家人同样：当他们的祖先为着逃避灾难的追逐，带着沉重的心情踏进这肥美富饶的广

东来的时候，他发觉自己来迟了。许多先来者早就把南海沿岸的肥沃平原盘占着了，只有那些偏僻荒蛮的山野还没有人烟。——而在潮州，几千年以前，潮州人便开始从河南迁移到福建，又从福建翻过五岭走进广东来，吸收着韩江平原的滋养，渐渐地繁殖起来，有的还渡过浩阔的南海，蔓延在琼州海峡的两岸。及至四五百年以前，从广东嘉应州各县分支出来的客家祖先来了。他望着这片膏腴的土地感叹了一番之后，便默默地带领他的子孙们进入被遗弃的山区里。

就这样地，客家人以惊人的忍耐和毅力在荒山里开拓着。经过了若干年月，终于在山脉平行或回绕所构成的山岬或盆谷里盖起了房子，在山坡上开出重重叠叠的梯田；巨大的岩石被凿开了，变成一条一条石板，横卧在无数激湍的韩江支流上。人们在荆棘丛里活动着，挥舞锄头和铁锹。脸孔和手脚给刺伤了，但把涔涔的鲜血揩掉后，又重新掘着。于是丛丛的榛莽被铲除了，长长的山径出现了。它穿过所有的岬谷，把许多大大小小的客家村连贯起来。——总之，他们曾经和山作过长久激烈的斗争，最后他们以智慧和血汗征服了它：把许多原来是曲线的

都削成直线，把许多本来是立体的都铲为平面；并且在这里养植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和家畜。

慢慢地，他们获得自给自足，不自觉地熄灭了对平原的幻想与嫉妒，觉得山才是自然的本来面目，而平原不过是少数偶然的景象罢了。他们相信而且尊重自己的劳动，每天吃的、穿的，都是他们勤劳的成果，即使是一粒三角麦、一条番薯那么微小的东西。

他们在没有人注意的山脉里生活着，经过了悠久的历史。

一

杉寮村是风淳县极西的一个山村，隐藏在山脉萦回的岬谷里。从五百米高的坐北向南的箭猪岗上，韩江支流的水源沿着那些巨大的、奇形怪状的岩石间潺潺地流泻下来，渐渐形成一条峻岩的山涧。激湍的水流在乱石的坑沟里旋转着，跳跃着，凶暴地撞击着丑陋的崖石。临着奔流的崖边，筑有三五间石室似的磨坊。那巨轮般的水车悠然地转动着，发出咿——呀——咿

——呀的无休止的低吟。这声音是那么尖长幽婉，透过山涧的呼啸声，断断续续地，仿佛在向山下的居民申诉着它的不息的劳动。那嚣张嵯岩的山涧流落到山脚下，绕过从箭猪岗右肩伸出来的好像一只长筒靴似的山坡，便完全平静了，变成一条宽阔澄清的石子河，横贯在盆谷的中间，养育着杉寮村的贫穷的人民。

这河是清浅的，河床两边袒露着，堆积着厚厚的小石卵和细砂粒。河水在中间嘻笑着，细小的浪花互相追逐。河岸上的水翁树、乌桕树、九里香、细叶榕和鸡屎果树迎着四月的温软的东南风欢欣摇曳，不时飘下一两片隔年的干叶在禾田里。和河岸平行的那条黄泥大路，是沿着释迦流脉里的黄寨、山阳、涧泉、寨下、黄沙坑各村蜿蜒而来的。它横穿过盆谷，又钻入左边一个山坳里，经过曲河、茅村，直达韩江西岸有名的黄流市；以后便可溯韩江北上，直通到客家人自己建设的繁盛的城市——梅县、兴宁去。

在箭猪岗的扇形山脚下，各式各样的家屋凌乱地堆置着，好像从个性急的赌徒手里掷下来一大堆骰子似的。它们是依据山坡的高低而任意地、散漫地建筑起来的：有的隔着一片梯

田吃惊地张着嘴巴，有的却傲然地凭着山坡，颤巍巍地俯瞰着脚下简陋的泥屋——它们胆怯地挤逼着，脊背抵脊背地挨紧着。几幢被烧毁的瓦屋展现在盆谷的低处，被烧焦的杉梁魔爪似地指着天空，老远便刺激行人的眼睛。

除了石子河边这条大路外，全村没有正经的平坦的街道。红黄色的泥泞小径在山坡上波浪似的起伏着，连接着如像脉络般的在家屋周围绕过的田基路。一条崎岖坎坷的鹅卵石路，从那些没有行列次序，没有按一定方向建筑的家屋、菜园、牛房、厕坑和梯田的空隙间诡谲地穿过，然后跨过一条曲折的坑沟，绕过一幢陈旧的瓦房，转一个弯，便翻过那长筒靴形的山坡去了。

这幢陈旧的房子位于岗脚下，建筑的规模看来和村中那些体面的房子一样：是两进深、三面通的；可惜它有一半不知在什么时候崩塌了，剩下的一半，原来灰白的墙壁已经黯黑了，而且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露出里面的黄泥砖来。四五尺高的白石墙脚，满布着藓苔，但石质还是完好的——只有它还在纪念着主人过去的富裕生活。